

十字岭上的抉择

■王树增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1942年5月间，日军对八路军太行、太岳根据地开始了最大规模的“扫荡”，目标是八路军总部、中共北方局以及第129师等八路军军政首脑机关。

1

日军决定采取全新的战法：以小部队的秘密行动为轴心，大部队进行局部配合，以求对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实施严密合围；然后在飞机侦察和轰炸的配合下，地面部队逐渐向心压缩，做到对每一寸土地的彻底“清剿”。

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的“小分队”，实际上是一支担负特殊任务的突击队：从第36师团的联队中挑选出百名士兵，组成精干的突击队，由益子重雄中尉担任队长，自带干粮雨衣行囊，执行任务中不许生火做饭，不得住宿村庄，一律穿便衣或八路军军装，不许穿日军军服，在完成任前绝对不许暴露身份。这支突击队被命名为“挺进特别杀人队”，对外称“挺身队”，其任务是对八路军总部实行“捕捉奇袭”。

5月中旬，岩松义雄从太原抵达长治，在设立指挥部的同时，大量印制了彭德怀、左权等人的照片，发给各部队指挥官，“挺进特别杀人队”队员以及随队特工。

2

22日，左权得到警卫团的报告：在桐峪西北的山林里发现一支来路不明、身穿便服、携带电台的武装队伍，很快就又去向不明了。通过审问当地的一名伪村长才得知，这是专门负责捕捉八路军总部的“益子挺身队”。日军的特工队竟然到了八路军总部的眼皮底下！左权当即命令警卫团提高警惕，并迅速向彭德怀作了报告。彭德怀眼睛瞪得很大，说那老子就等着他们。左权知道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彭德怀是不会转移的。

接着，各方情报又到了：北线的日军会合后迅速南下；从长治出动的日军三千余人也急促推进。日军大规模进攻的态势已经明了。

这是一个严峻的时刻。八路军主力部队大多已在外线，八路军总部机关庞大，战斗人员很少，就目前态势看，北方局机关、八路军总部机关、野战政治部等单位，已经处在了日军大的合围圈中。彭德怀和左权果断决策，第二天一早就带领机关向东转移。左权对机关转移需要准备的和注意的问题——作了督促和检查，并要求总部警卫部队掩护机关的转移，总部特务团主动出击迎敌，绝不能让日军打到家门口。

万籁寂静中，意识到一场殊死战斗即将到来的左权毫无睡意。桌子上放着他和妻子刘志兰新婚不久拍的一张照片。百团大战前夕，刘志兰带着襁褓中的女儿左左北去了延安中央研究院学习，夫妻一别已经21个月。此时此

刻，左权坐下来写了一封信：

……想来太北长得更高了，懂得更多事了。她在保育院情形如何，你是否能经常去看她，来信时希多报道太北的一切，在闲游与独处中，有时总仿佛有你及太北与我在一块玩着，谈着。特别是北北非常调皮，一时在地下，一时爬到妈妈怀里，又由妈妈怀里转到爸爸怀里来闹得不休，真是快乐。可惜三个人分在三处，假如生活在一块的话，真是痛快极了……

3

第二天，八路军总部开始紧急打点行装。左权接到第129师电报：第385旅14团在转移途中遭到日军伏击，部队损失严重。电报同时催促总部赶快转移。接着，特务团报告说，他们和“益子挺身队”接了火，但日军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，因此没能把这股日军完全歼灭，“益子挺身队”正向麻田方向流窜。

这之前，北方局机关、野战政治部、后勤部等，已经分路向麻田以东一带转移了，准备当日军接近预定合围圈时，从其缝隙处分散突围而出。彭德怀说，这是八路军于敌后成功脱险的经验，关键在于掌握“利害转换线”——“即掌握敌人在运动中进至最有利于我突围的位置。敌人分进合击，我突围行动过早，转不到敌后；突围迟了，敌空隙小，突不出去。突围成功的保证，则在于八路军情报的及时准确，指挥员的沉着决断，和队伍成员的勇敢坚定。”然而，这一次，日军伪装成八路军，作战命令不准见诸电报或文字，一律通过口头传达，导致八路军在根据地内外广泛的群众耳目“一时失灵”。

八路军总部机关必须马上走了。晚上，彭德怀和左权率领总部机关人员三百余人，牵着四十多头骡马，撤离了驻地武军寺村。

彻夜行军至第二天清晨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：一直跟踪八路军总部电台信号的“益子挺身队”，突然袭击了正在转移的八路军总部后勤部等单位。接着，侦察情报显示：日军已经尾随彭德怀和左权一行追了上来。

左权立即留下指挥警卫连进行阻击，掩护彭德怀和总部机关人员迅速撤离。彭德怀一行由于目标太大，被日军飞机发现并受到袭击，所幸伤亡不大。但是，当左权率领警卫连追上队伍时，彭德怀和左权发现他们似乎已经无路可走了。

5月24日晚上，彭德怀和左权面临的情势是：各路日军已在窑门口、青塔、偏城、南艾铺地区形成合围，只在合围圈东面的拐角镇与偏城之间还有大约三五公里左右的间隙。彭德怀和左权决定，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西突围。但是，偏城以东地势较高，地形复杂，而青塔、黑龙洞以东是难以通过的险峻山路，必须先向北经过南艾铺，再绕道窑门口，才有可能前往冀西。问题是，这条路他们都陌生，派出去的侦察参谋既没有回来也没有消息。事不宜迟，左权亲自率领军政人员先行探路。山路狭窄，路线陌生，半路上又遇到其他突

围部队，队伍因为庞大行动十分迟缓，一夜只走出二十多里，抵达南艾铺时已经天亮了。

南艾铺村是一个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，此前“扫荡”期间八路军总部曾多次驻扎。村边有一条大山沟，直通山西与河北省交界处的十字岭，日军一部提前到达这里并开辟了阻击阵地，但25日拂晓，这个小山村里却一下子挤进来包括八路军总部、北方局、野战政治部、后勤部等各路人马。这些大多由非战斗人员组成的队伍多达二千人，还有八百多头骡马和两百多副担子。相对于庞大的机关来讲，身边的战斗部队除了769团的一个营外，仅有司令部、野战政治部和后勤部的三个警卫连，且后勤部警卫连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作战而是看守重要资金和物资。至于八路军总部为什么没有部队保护，这与共产党人自建武装力量以来的传统有关。在长期的战争环境里，党中央和军事首脑机关从来没有使用过多的兵力进行警卫，党的领导和军事将领们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和胆识，能够在残酷的环境下应付复杂多变的局面，中枢机关自身的战斗力很强。但是，聚集在南艾铺村的八路军总部各单位的非战斗队伍，在日军强大兵力的合围面前还是显得战斗力太弱了。

4

果然，5月25日，最危急的局面发生了。八路军总部机关的转移情况，日军第一军司令官岩松义雄掌握得十分清楚，因为在八路军转移队伍的头顶上，日军的侦察飞机飞得很低，而岩松义雄派出的作战参谋就在飞机上直接指挥合围作战。在日军飞行员的引导下，合围圈逐渐压缩。

25日清晨，转移队伍出发没多久，就遭到日军战机的轰炸。由于队伍过于庞大，又没有防空武器，只好停下来等待黄昏。但是，传来的情报显示，日军的合围圈正越来越紧。彭德怀、左权、罗瑞卿和杨立三等人紧急磋商，最后决定立即分散突围。

彭德怀和左权率领的突围队伍，很快就遭到日军战机的追击轰炸和俯冲扫射。缺乏战斗经验的机关人员跑地躲避，大量的骡马被炸倒，物资被丢弃得漫山遍野。下午2时，日军“益子挺身队”穿着八路军的军装，突然横着插过来。左权立即命令总部警卫连抢占山头，然后命令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和两个参谋与彭德怀先行突围，由警卫连连长唐万成带领一个排负责掩护。彭德怀坚持要和机关一起突围，左权表情十分严肃：你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员，你的安全就是胜利，你必须安全出去！这里由我指挥阻击！彭德怀上马后回头望了左权一眼——他并不知道，此刻

正是十字岭向北突围的必经之路。山坡上，八路军总部的转移队伍在日军的轰炸和扫射下散成小股失去了控制。左权冷静地指挥阻击作战，同时照顾着几名年仅十几岁的女译电员和体弱的干

部，一面又命令自己的警卫员去寻找带有机密文件的挑夫。他对坚守十字岭阻击阵地的796团1营教导员说：很多人还在山下，如果这个山头丢了，后果不堪设想！一定要坚持到底！只要还有一名同志没出来，就不许撤退！此时，十字岭西北的山坳口变成了一条生死线：只要冲过坳口，就能跳出日军的火力封锁，进入北艾铺的山沟。但是，这些由年轻的译电员、党校的学员和教员组成的队伍行进缓慢。左权似乎看出了大家的顾虑，他大声喊道：不要害怕！冲过去，翻过山梁就没事了！

一架日军的战机突然俯冲扫射，几名年轻的译电员忙往核桃树下跑，左权又大声喊：小鬼，不要怕飞机，要冲过山口！就在这时候，一发炮弹在左权身边爆炸，弹片击中了他的头部。

头部中弹的左权躺在山路边，鲜血染红了身边的荒草。他的右手还在腰间的手枪上——那是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军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的战利品。

这是1942年5月25日下午5时。

5

突围人员把左权的挂包、手枪、怀表、钢笔等遗物交给作战科负责人，然后把他的遗体移到十字岭东坡的一个隐蔽处用树枝遮盖起来。

随后，警卫连官兵在附近乡村买了一口棺材，再返回到左权牺牲处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。

晚上，彭德怀抵达距十字岭15公里处的一个小山村，在那里他得到了左权牺牲的消息。很久以后，彭德怀对左权的女儿左左北说：“你爸爸一定知道，那次敌人打的第一发炮弹是试探性的，第二发炮弹准会跟着来，躲避一下还是来得及的。可你爸爸为什么没有躲开呢？要知道，当时的十字岭上正聚集着无数的同志和战马，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，自己先冲出去。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，死于自己的岗位，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。”

一心要为八路军报仇的百姓很快送来一个消息：日军的“益子挺身队”准备在祁县县城里大摆庆功宴。得到消息后，彭德怀命令总部特务团团长欧致富精心挑选约30名官兵，由参谋处参谋刘满河带领，化装成各色人等，每个人都身藏匕首，混进了庆功宴所在的大德兴饭庄。当鬼子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，一声暗号，匕首纷飞，“益子挺身队”队员当场全被刺死。



作家小记

王树增 著名作家，主要著有长篇历史小说《1901》《1911》；长篇纪实文学《长征》《抗日战争》《解放战争》《朝鲜战争》等。作品荣获中宣部“五个工程”奖、“鲁迅文学奖”等。

职守

■郑茂琦

“露冷风凄，饥寒全民优秀之指挥；隆冢丰碑，永昭坚贞不拔之毅魄。德怀相与也深，相知更切，用书信概，勒石以铭。”这句话出自彭德怀为左权撰写的墓志铭。

那天，彭德怀上马后回头望了左权一眼。他并不知道，那一刻竟是二人的生死诀别。残酷的战争考验着每一个人，也包括军事将领们。十字岭是一个生死抉择之地，冲过去就是生，停下来就是死。彭德怀清楚，这位身经百战的挚友不可能轻易被炸弹击中，除非他自己选择停下。

当时时间盘又将转向“9月3日”，回想起在抗日烽火中那些奋勇杀敌、舍生取义的英雄群像，我想到“职守”二字。关键时刻，坚守在十字岭指挥阵地，不丢下一名同志是左权的职守。少年李全为了报仇，苦练杀敌本领，却没能手刃仇敌。看似矛盾纠结的背后，是李全明白除了练就“弹无虚发”的本领，服从纪律听从指挥也是自己的职守。

忠于职守就是忠于党，忠于人民，忠于使命。当嘹亮的冲锋号响起，忠于职守的背后，就是一往无前，是胜利，是英雄。

本版插图：李 振

弹无虚发

■韩光

李全是辽西边地肖家荒村人。他9岁那年，也就是日本侵略者践踏东北的第5个年头，在肖家荒村不远处发现煤田。贪婪的侵略者四处抓壮丁，李全的父亲和哥哥也没逃出魔掌。两年后，父亲和哥哥被相继活活地折磨死了，主要凶手就是小野及其儿子三郎。

复仇的种子，就在年仅11岁的李全心里生根发芽。一天，县大队在村里临时驻扎，李全看到他们身上背着枪，就去找他们借枪。

“这枪借给我吧，我要用它给亲人报仇，亲手崩了小野父子。”说到这里，李全流泪讲述自己家遭遇到的不幸。

“你比枪也高不了多少，等你再长长，立了战功，大队会给你武器的。”大队长说。

李全听后跳起来：“这样说，我也是游击队员啦！”

“咱们的枪支少，子弹也宝贵。你得先把本领练精，才有资格拥有武器呢！”见李全眼睛瞪得大大的，大队长便如此这般地说了几句。

李全像吃了定心丸一般。从此，只要有空他便用弹弓练瞄准，每天不把两筐石子打完绝不收兵。先是在50米内百发百中，然后100米……直至300米，弹无虚发。

李全终于有了一支朝思暮盼的步枪，真是与它形影不离，只要睁开两眼就练瞄准，就是睡觉也搂着枪。不久，李全便练就了指哪打哪的本领。

烽火少年在战斗中成长，本事越练越精，贡献也越来越大。等到1945年夏天，18岁的李全早就成了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。

可正当县大队把拔掉肖家荒村据点任务排上日程时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这天晴空万里，县大队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据点前，命令道：“据点里的日军，你们先扔出武器，然后出来受降！”

约莫过了二十来分钟，据点里面扔出了枪支和弹药，然后在一个打着白旗的日本兵的引导下，纷纷低着头走了出来。

李全站在队伍的最前面，刀子一样的目光从每个战败者的脸上刮过。“噢！怎么不见那两个杀人魔王呢？”见鬼子们都摇头，李全立刻飞奔到炮楼的后面去，发现了炮楼最下面有个洞，便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

李全如踏着“风火轮”，风驰电掣般地向前面跑去，只十来分钟就看见了前面跑着的小野父子。

他们还想顽抗到底！李全顺势摘下枪，“叭”“叭”连放了两枪，小野父子俩顿时都来了个嘴啃泥！

听到枪响，县大队长急得直跺脚：“李全呀李全，你咋会违反纪律呢！”大队里的战士也都为李全的不冷静而替他捏了一把汗！按规定不能杀害没有抵抗的敌人。

又过了两袋烟工夫，却见李全押着小野父子俩回来了。不少战士都揉了揉眼睛，根本不相信眼前的事实，明明听见两声枪响，小野父子咋会没去西天呢？原来，就在仇恨怒火从胸中往外喷的时候，大队长李全入党时叮嘱的话，又在他耳边响起：“从今天起，你已是一名共产党员了，做事要从大局出发，坚持做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！”

冷静下来的李全，只得贴着从小野父子的头皮连放了两枪。已如惊弓之鸟的小野父子俩，当子弹贴着各自的头皮飞过后，早吓得瘫软在地，浑身筛糠。

“你这样做，才不愧为一个合格的革命军人。记住，练精打枪的本领不只是为了报仇。”大队长兴奋地拍了拍李全的肩膀。

亲手抓住杀人魔王，心愿了却了，李全仰面对着瓦蓝瓦蓝的天空，流着热泪。全体县大队队员都脱下帽子，为无辜死去的父老乡亲默哀！

军号手

■张 瑛

微纪事

不是零碎，是精粹

“滴滴嗒，滴滴嗒……”晨曦中，清脆的军号声划破烈士陵园往日的安静。吹号的是一个老人，烈士陵园附近村落的人们称他为老杨。几十年过去了，老杨每年都携带一把军号在固定的日子来烈士陵园看望老战友。

多年前，老杨还是小杨，是新四军某部的战士。

在一次围歼日军的战斗中，小杨担任司号手。硝烟未散，小杨携带军号踏上了被枪林弹雨洗涤过无数遍的阵地，到达了指定的位置。

一颗手榴弹袭来，小杨迅速卧倒，但他的头还是被手榴弹的碎片击中，血流不止，来不及包扎。大概是战场上弥漫的紧张气息，小杨额头上汗如雨下。汗水渗进伤口，小杨疼得咬牙跺脚。战友见状，立马匍匐前行到他身边，和小杨同时看着对方……

战友从小杨手中抢过军号。“不

行……”小杨试图准备夺过军号，无奈手不听使唤，没有力气。

战友一个转身迅速地跑向高地，在硝烟四起的战场上，一个英姿勃勃的军号手，左手叉腰，右手持号，头一仰，吹起让人战栗的号音。所有人冲出坑道，战场上杀声震天撼地，攻击的帷幕拉开。

突然，号声断了。那一刻，一切被定格，世界变得安静了起来。小杨拼命地喊他……只见战友那高大的身躯倒下了，溅起一阵浮尘。过了一会，不知道谁又拿起了军号，吹起了那高亢的冲锋号，一遍遍吹着，就好像吹着吹着能让战场上那倒下的兄弟重新站起来一样。

在每年看望老战友的时光轮回中，小杨总是望着那把军号，那把军号也已经无法吹奏了。他用嘴巴发出“滴滴嗒，滴滴嗒……”



故事兵阵

第4941期